

漩渦中的人物

王墳著

漩渦中的人物

王 墳 著

長 小
篇 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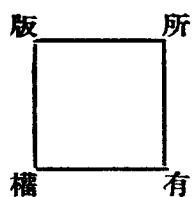
芳草書店刊行

上海四馬路中市

1931, 1, 10, 付排

1931, 5, 10, 出版

1—1500册



全書一册

實銀四角五分

漩渦中的人物

(一)

是淺碧的一片。

一片的淺碧，平鋪着好似照耀着綠艸的鏡子。這中間是甯靜，安穩。假如這可以比之爲另一個世界，那末，那個世界上一定沒有喧囂，爭噪。淺碧的園地，伸展在那個世界上：花艸，樹木，以及其他，全是淺碧的色采，在這一片的底裏，泛着數十瓣碧綠的葉子。假如這又可

以比之爲一片池水，那末，這幾十瓣葉子該是池水中的沉萍。偶然有幾瓣葉子泛到淺碧一片的面上，好比那些盪漾在池水中的小艇；然而打了一個轉就沉下了。依舊是一片甯靜而安穩的淺碧。

這一片在驟然間却有些震動了。於是甯靜而安穩的世界立刻摔破。面上搖出極微的波浪，撞在邊沿上又給彈回了；這波浪又激起了一股較大的。從底裏升出了幾瓣葉子，波浪便來得更大些。這波浪却打成一個急烈的漩渦，葉子則捲在這漩渦中打轉。有二三瓣立刻沉下，然而終於是全部沉下了。這漩渦跟着也消逝。從微小的餘波中依舊坦出一片甯靜的淺碧。

他坐在 S 大學的一宿舍的藤椅上，一手支着頤，一手按着放在面前書桌上的茶杯。眼睛只是釘住這一杯茶的幻變。在臉色，以及神情上看來，一望便知道他是一個多愁多病的青年。是的，臉是緊罩着一陣淺灰，眉睫是時時把來蹙縐，而眸子也往往釘住在任何一角逼視；神情則好似一直在深思，一直在腦中盤轉着心事。

這時既然望着面前的一杯綠茶，該又在想起什麼事變了。

看到一片的淺碧，依舊恢復了固有的甯靜的時候，他纔又將茶杯舉起，移到唇邊喝了一口。這一口茶從杯中流入口裏，於是在安穩的淺碧中陷下一個小小的缺窿；雖然頃刻就給填滿，但是這一片世界却又滾入漩渦的急流中了。茶杯從唇邊移到桌上，仍舊隔上幾許時候，這世界才會恢復牠的平坦。

有時，他的眼睛，釘住書桌上的一切凝睇。然而書桌上也沒有什麼書。堆足了灰塵的硯子，兩個套在藍色匣子中的藥瓶，一個開開了蓋的墨水瓶，很凌亂地站立或橫躺在面前。哦，在藥瓶和墨水瓶的中間，還有三瓣西瓜子的殼呢！他對着這些瓜子殼笑了一笑。

回過頭來，望着那架橫在他身後的書櫥；這櫥的中格是有櫥門而且加鎖的。上下幾格却是毫無秩序地堆着幾十本中西的書籍。

再把視線集中到床上，也這是一條日常看慣了的

木板床位而已。從神情中又體味出他的無聊。是的，時令雖然是春天，但天氣畢竟還很冷。S 大學也只開學了不上兩個多星期。因為時間還祇有半個月光景，於他是決乎忘不了家鄉的風趣的。在日常生活的間隙中，他時時想起那些埋葬在寒假中的陳跡。要是天氣和暖，像這樣放了學該會獨自到城牆上去走走，可是天氣又脫不了寒冬的殘寒，於是祇能一個人坐在宿舍裏喝着茶冥想，然而這冥想往往足以添他愁緒。這時，他的眼睛從書櫥上擱回後，又對着一杯會得幻變的茶凝眸。

爲了想起那埋葬在寒假中的陳跡，他又回轉頭來摸出鑰匙去開那書櫥的鎖。從書櫥中拿出了十來封信。他把逐一封信讀着，臉上有微笑，有罩在淺灰中的微笑。從微笑中可以知道在他腦中，已開展出一片漂渺的回憶來。他記起他和他母親謁別的一天清晨，他記起他姊姊等的虛偽的和藹的恭送；然而他又記起了和琤在到校前一天在××園中告別的離情。

除了他多愁善病的本質，足以在臉色神情上覺察

出而外，似乎望了他的外形，也竟可以推測出他是一個青年的作者。是的，他就是當今在各種文藝刊物上寫文章的青年作家。因為他是作家，他的感覺當然要比常人來得敏銳。他能為歡喜的事狂歌，他能為悲哀的事痛哭；甚至三年前他在他父親死去的時候，撫着棺木哭得發暈。然而據事實，從他父親死去以後，他覺得痛哭的機會要比狂歌的多多。家庭間的不和，最足以激增他的悲感；這悲感曾經催促他自殺，然而為了孱怯，終於將這條脆弱的生命之絲，保存到現在。這並不是他意志的薄弱，實在他的環境，處處把他生存的勇氣淹沒了。或許說他的感覺，也太敏銳。

在一年前戀了一個女子。他的生命，才又掀起了一縷狂歌的情緒。那時他在 S 大學還只是一年級，然而在文壇上已經得到一部分讀者的認識。她便在敬仰和佩服中戀上了他了。這女子便是琤，在本城一個女子中學裏讀書。因為性喜文藝，於是和他從文藝的朋友，在不多幾月中進入熱烈的戀愛。他倆全在一年中得到了相

當的瞭解。他知道她已有愛人；她自己就如此說的，但是他並不恨她，同時還崇奉她的誠摯的真愛。她也知道她是一個極會社交的人物，有名的作家當然有不少的女子甘願去熱戀，但是她也信任他那種對她獨有的摯愛和對別個女子的友愛。甚至她也知道他是主張‘‘多元的戀愛論。’’假如說，戀愛也有哲學的話，那末，她也知道他是‘‘多元論’’的信徒；然而在這一中間，她却越能了解他的真情，或許說他的整個人格。

給了琇的鞭策，他的生活，是一再興奮着了。她鞭策他寫作，鞭策他努力向前進行。甚至在某一時，也計劃過一個美滿的未來。的確，他已將整個的心，交付給她保管着。她也體味這些，或許她也將那顆心交付與他！

自從她在那個女子中學畢業以後，就回到家鄉W縣來任一個小學教員，到今已有半年了。她也曾覺得生活的乏味，然而爲了她很靜嫻，實在不願跟着別的同學們到都市中去找生活。或許她也能得到他的慰藉而勉

強在無聊的生活中找尋些樂趣。

也爲了她生活的枯槁，於是她從愛好文藝而自己從事寫作了。寫得很好，好得使讀者一望而知有天才的女作家，半年來在一個雜誌上也發表了許多使人驚服的作品。然而爲了她會寫作 她的感覺，也越變敏銳了。她原是一個富於情感的女子，到此又變成一個多愁的少女了。雖然她也很表同情於他的多元戀愛，可是她後來就覺得這理論之不能成爲事實。她始而緊強地站在兩個男性的中間，到如今却有些懷疑來。她同時也推測到他或許也有和她同樣的感覺。但是，經他時常把自己的戀愛哲學講給她聽，這懷疑終於不能使根本的觀察動搖。

假如說他的哲學是淫靡的，那個可誤解了。他的戀愛的確是真情。他的愛是局部的；除了琤是使他發生的整個的愛外，其餘的都不過使他在她們某一種本質上發生相當的愛慕而已！然而他的愛慕都是真情。這些，在琤是最能瞭解到。他假如要愛，那末，他便真摯的愛

她；他自己不願把虛偽的愛吐給異性。

說是他的生命的炭爐中，還有一星火光，那末這便是他所得到的異性的愛——尤其是琤的。然而爲了和她隔居兩地，他的生命，有時也不免有些慘淡。雖然每天可以讀到她的來信，雖然每天還有除了琤以外的異性同學來相互談笑，可是在他是往往會感到莫可名言的無聊，乏味，枯燥。當然，玩的時候，他要儘情的玩，而到了時候像這樣的當兒，却難免不把自己的煩悶撩惹起來。像這樣的枯坐，他也覺得自己心裏的矛盾，可是事實上，竟不能從冥想中拖到愉快的現實，

把琤的信放好在書櫃裏，他依然坐在藤椅上冥想從琤的事又想到琤以外的異性的事！

眼睛死釘住面前的淺碧的一片。

(二)

從大自然的表現中，知道春的氣息，已傳透了人間！

大地間的一切，都是柔順地好似撒嬌的少女般地躺在春的懷抱裏。假如比那些殘冬中的景物爲縛在繭子中的蠶蛹的話，那末春天的景物，最妥是比如嚼破了繭兒的蠶蛾。殘冬所遺下來的枯枝禿幹，到如今已鑲了彩色的邊沿，——除了介在枝幹間的鳥巢；那是沒法放青放紅的！這一切，非但好興感慨的詩人見了會多做些情詩，便是普通的青年，也能給這一股浮在大地間的春情魔力迷住。

放眼，就看 S 大學的景物吧，這大學是沿着城河的。倘若照地質學的理论說來，那末第一層應得是城牆，再進是城河，而大學邊界的鐵絲網，而沿河的煤屑道，而艸地，而……這當兒，城牆的色素是綠的，綠的當然是艸；河水是綠的，綠的是浮在水上的水艸；夾在煤屑道和艸地中的是間植的桃柳——柳已放青，桃已放紅了。點綴在紅綠間的，還得有各色的蝴蝶；牠們是賣弄着特有的豔麗和風騷。在花叢葉底，儘是追求着，偎倚着，想有收獲，想得慰藉，甚至奢望着得到香吻的享受，善刺的

蜜蜂，也成羣的翻飛着，把牠們的利刃深藏，把牠們的忸妮顯示。……果然，除了把蜂蝶想成未成時期的斑斕的毛蟲，把桃柳想成禿頂的樹的時候，那末，這一切春的氣息啊，該是多麼美麗呢？

大概是給春的魔力所迷住了吧，一到夕陽收了牠最後金黃色的光輝以後，S 大學的學生，都在沿河的煤屑道上散步了。這其中可沒有性別，可沒有級別，可沒有一切使人類分成相段的界綫。男的女的，都欣欣然放眼觀大自然的色相，給自然所溫存，而或許足以慰藉一天來的勞煩。但這話呢，祇是為孤零的散步者說的；至于那些成對的青年少女，那末在大自然的柔軟的床褥上享受異性的美，或傾吐着愛的衷曲之不暇，更有什麼欣賞的可能呢！他近來雖然也在這道上時時散步，可是要和他談欣賞大自然的美，無甯和他說女性的美來得受用呵！

也是太陽躲在地下的時光了。他和一個女的並着肩在河邊的夾道上走。走着 輕輕地在談話，有一股孤

零的散步者，時時射着豔羨或嫉忌的視線到他倆身上來，但除了增加他倆的傲慢以外也沒有別的反響。走着談着，天幕已由灰色而轉為深灰，由深灰而轉為漆黑。但他倆依舊在談着。一切的景物只在黑的幃幕上劃出深淺的光線而已。

從每天的沿河的散步中，他同琳據說已入于戀愛了。他最怕的是謠言，然而這一回可沒有，雖然有幾個同學也多少知道些他倆的事。在他自己，以為他倆的事，除了門房——他是給他倆送信的人——以外校裏是再也沒有第二個會知道；因為自己以為在河邊散步是平常得不值得放謠言。近來，他而且不相信門房還會知道他倆的事了；他倆每天要寫三通信，本來叫門房作郵差的，這幾天來已發現一個除了門房也可以通達信札的方法了——他倆把信藏在沿河第三株柳樹腳邊的一塊磚頭底下，等自己在空時去拿。這一個方法，也在一個黑夜中散步時計劃出來的。

見了橫在道旁的一條鐵椅，他倆過去坐着了。這

時候，天是黑得像一塊墨，沒有月，沒有星。這在他倆是非但不感到乏味，而反覺得有趣。他倆只希望着天翻，只希望着地覆，甚至希望着天是永久的漆黑，把他倆葬在漆黑的堊上中。

“……”

“哦，明天下半天，你有課嗎？”吸了一陣小風送來的清氣的他，在坐了鐵椅上又默沉了一會之後，說。

“沒課。你呢？”璐望了望椅子背後散步者的黑影，又把頭沉了一沉，似乎是羞答答地說。

“昨天，和我同房間的同學們到過城外看櫻花，據說那裏的花兒正在盛開，這東洋的風景也很好玩啦…………你明天沒課啊？到城外去不？”這一個問句，他說得好似非叫她答應不可似的，語氣是斬釘截鐵到十二分；果然，她是這樣地答應下來了：

“好的。”這兩個字在他的耳朵裏，簡直比舞場上的琴聲，皇家戲院子裏的音樂還要清脆，還要動聽

“……”

在他倆的沉默中，世界是展開在另一片土地上。那裏有太陽，或許夜裏也有月，有星，有世界上應有的一切——甚至有櫻花。他呢，擁着她而徘徊在櫻花的夾道上。一陣風，把櫻花的瓣兒飛落了，落在地上，落在他倆的頭髮上，再有落在綠柳的密隙中最有味。他倆站在這種氛圍中沉醉了……

“那末，明天你來好嗎？”她先自打破沉默。或許這一個非現實的世界，並沒有在她的腦紋上開展。

“我來？……不，女生宿舍中，四點以前也可以見客的嗎？不吧！”美滿的世界，假如可以比喻一張紙的時候，那末，她的話可以說是一把觸破那張紙的刀。然而在他，則非但不恨她那種類乎‘擾人清夢’的事，却還以為她的口才來得，能在沉默中迸得出話來。

“不，可以見客的。喏，那位密斯忒張每天下午要來一趟的，來談話啦，彈琴啦……誰說不好見客呢？”

“那末我來。”

“真的，下半天來看我呵，人也少得多呢！”

“那末，准一點鐘太早嗎？到了你那裏再一同出去可好？”

“那個很好！……哦，是前天吧，密斯李她們也去的——她們請人划船。本來，到城外去玩，自己會划船是最好玩啦。你可會？”

“那個不會。上次同朋友出去划船，搖着櫓，一不留心，真險些兒落水哪！這來我真不會了。——否則是很好玩的。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從她的沉默中，他知道她要回到宿舍去了。於是迎合心理地問她：

“夜寒了，你明天早晨怕還有課吧！我們回去……”

說了，他對她望了望，但實際上祇見到她的輪廓，沒有見她的眉目，而神情則似乎是誇耀着自己的通透。她的心理接着，他又似乎知道他的見解和推測是可靠的，鬆起身來整着外衣想放開脚步走了。

“好。”話的結果是使他感到分外地興奮和有味，